

冰 冻 大 地 之 歌

〔日〕古川万太郎 著

张 斌 高海宽 聂晓华 译

黄 幸 张 斌 校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冰冻大地之歌

〔日〕古川万太郎 著

张 斌 高海宽 聂晓华 译

黄 幸 张 斌 校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8.125印张·171,000字
1986年1月第一版 1986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85·90 定价: 1.50元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我们的队伍回来了!”	(1)
一、在北满流浪	(1)
二、越过万里长城	(12)
三、“我们的队伍回来了!”	(29)
第二章 战场上的日籍士兵	(39)
一、解放天津	(39)
二、参加抗美援朝——日籍士兵在朝鲜战 场上	(51)
三、转战南北的炮兵营长	(65)
四、战斗在前线的八路军女战士	(78)
第三章 展翅飞翔——为创建中国空军而艰 苦奋斗	(93)
一、林弥一郎航空部队的足迹	(93)
二、搜集飞机	(112)
三、破旧不堪的教练机	(130)
四、解放区的空军地勤人员	(144)
五、后继有人	(168)
第四章 大地的歌声——后方的战士们	(172)
一、含泪紧握十字镐	(172)
二、青年突击队	(183)

三、长白山的兵工厂	(192)
四、打字员的心愿	(203)
第五章 在另一条战线上——觉醒的旅程	(216)
一、走向反战和平之路	(216)
二、历史的见证人	(229)
后 记	(246)

第一章 “我们的队伍回来了!”

一、在北满流浪

当商人的希望破灭了

浅野芳男，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出生于东京人形町的一个纺织业家庭，排行老大。家里开的店铺生意不错，他为继承父业进入府立第三商业学校(现都立第三商业高中)学习。一九三二年毕业后，父亲劝他去大阪实习，以便成为自立的商人；他本人也很想在大阪学习业务。于是，他到丸红系统的一家针织店供职。

当时的大阪，为改变流水帐式的古老的经营方法，引进了美式经营管理。大阪府积极推广这一现代经营方式。为培养新的管理人才，于一九二五年组织成立了府立产业效率研究所，指导各行企业。好学上进的浅野，对经营管理很感兴趣，他一边工作一边参加了该研究所主办的经营管理讲座，并取得了“效率技师”的资格。

但是，当时日本已发动了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建立起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并将与东北毗邻的蒙古地区视为“日本的生命线”，以便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时代被染上了军国主义的色彩。浅野并没看清时代的潮流，依然陶醉于时髦的现代经营，一心想当

个现代商人。他已过惯了大阪的生活。虽说大阪已被军国主义所污染，但游乐街道顿堀仍旧是灯红酒绿。过于美妙的事虽不敢想，可作个商人的希望还是现实的。

一九四一年七月下旬的一天，一张征兵令突然飞来，上面写着“×月×日之前到××部队报到”。这就是当时召兵用的所谓“红纸”。浅野的希望破灭了，他的一生发生了根本变化。一周之后，浅野来到东京九段的近卫师，当上了陆军二等医务兵。

开 往 北 满

浅野之所以被编入卫生部队，主要是因为当时驻守黑河省（现黑龙江省）的一师准备参加对苏作战，急于增设新的野战医院。八月五日，第一师第二野战医院（约三百人），于东京大学校内正式成立，接着便西下神户，乘船出发了。因为当时法属印度支那（现越南）正在打仗，士兵们都以为要去南方。没想到船到了大连。他们恍然大悟，原来是让他们去北满（即中国东北北部）参加对苏作战。从大连乘上“满铁”的军用列车北上，五天之后他们就到了离中苏边界不远的孙吴。但是，对苏作战并没打响，日本军部将矛头指向了美英。于是，开赴北满的大量部队，又开始向中国大陆和太平洋战场转移。侥幸未去南方的浅野等人，被编入北安陆军医院。他们在那里呆了四年，过着平安的日子。直至日本战败，他们没遭遇过一次战斗。这对于当时的军人来说，是极为罕见的。当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治疗肠炎、赤痢、肺结核等传染病，偶尔也为与反满抗日游击队作战负伤的日军士兵治疗。在这里，浅野作为外科医助，熟练地掌握了切除盲肠之类的手术技术。同时，关东

军为扩充部队大量增加军士，具有中学毕业文凭的浅野便被任命为军士。停战那年他已晋升为陆军卫生军曹。四年间他共晋了四级。

苏军参战 日本战败

好景不长。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对日宣战，进攻满洲，浅野那幸运的日子宣告结束，受难的岁月开始了。浅野所在的部队，既没向苏军开战，也不向南满转移，“军事首脑指示不明，无法执行，干部每天惶惶然不知所措，只是毫无目的地留在北安”。

九月初，苏军打到这里，浅野他们的武装被解除了，医院也被接管了。苏军管辖了这里的一切。浅野的手表及贵重物品全被缴走了。

浅野所在的北安陆军医院，收容了分散在孙吴北部的陆军医务人员，成为一个有三百余人的大医院。停战后，在苏军管理之下，这所临时医院主要收容传染病患者。在停战后的混乱之中，斑疹伤寒、赤痢的传染十分严重，每天死于这些传染病的士兵和民众不下数十人，情况十分悲惨。

十一月中旬，苏军命令医院派出一支由一百名健康医生组成的卫生队开赴西伯利亚。因为，在被押送到苏联境内的大批俘虏当中，传染病正在蔓延。浅野参加了卫生队，和大家一起出发去中苏边境城镇黑河（现爱辉）。等他们到达黑河，俘虏们的斑疹伤寒已经非常严重了。于是，他们借用旧“满铁”的房子办起临时医院，开始了治疗和预防工作。他们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就这样，迎来了一九四六年春节。

这年三月，苏军因害怕黑河传染病的蔓延而改变了押

送俘虏和卫生队去西伯利亚的计划，将他们移交给由八路军和东北反满抗日游击队联合编成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正是这传染病的威力，才使浅野等人没有被带到西伯利亚。但浅野等人当时并不知道，接收部队就是被日军称为“共匪”的可怕的共产主义军队。他们看到士兵们穿着破旧的军装，最初还以为是国民党的部队呢。但过了不久就发现，那些军官和士兵军纪严明、行动敏捷，与传说中的没有出息的国民党军队根本不同；那些干部模样的人谈话、举止都非常文雅，与日军军官对中国人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他们为什么这样呢？浅野有些迷惑不解。

卫生队移交中国部队之后不久，便奉命回原驻地北安。四月初，他们开始南下。病号搭乘农民的马车，健康人徒步行军，七天之后，他们终于到了北安的临时医院。那长达数百公里的行军使大家精疲力尽，但避免了西伯利亚之行却使大家松了一口气。

难 民 生 活

回到北安之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何时才能返回日本。每每几个人聚到一起，总要谈论这一问题。当时，在东北的南部地区国共两党军队关系恶化，有人传说可能回不去了。大家都焦躁不安起来。有人就向军队干部发泄不满说：如果早在战败之前就下决心采取措施，让病号、护士和军人家属及早南下，随时做好回国准备，也不至于在这寒冷地区受传染病的折磨，付出牺牲。

北安临时医院里的士兵们，并没受到俘虏应受的管制，他们的行动是自由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必须自己寻找生活的道路。除看护病号的少数护士之外，大家要外出街头，

寻找工作。无可奈何，浅野等人便组成一个小组，去倒塌的房屋旁拣砖头，总算聊以度日。这时，有几个日本士兵模样的人和八路军士兵一起来到他们面前，号召他们与八路军合作。这些日本人就是后文经常提到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成员。他们多数是在华北、华东战场上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兵，经中国共产党设在抗日根据地延安的工农学校（校长野坂参三，副校长赵安博）的教育，于一九四〇年成立了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总部在重庆，代表鹿地亘），在战场上对日军开展反战工作。一九四三年，该组织改名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日本战败后，他们又来到日本人较多的华北和东北地区，协助遣返日本人，同时为暂时难以回国的日本人介绍工作，并物色合适的人员支援八路军。他们还致力于日本人的思想改造，指明将日本引向侵略战争的旧体制、旧思想的错误，进行以实现民主化为目的的思想教育。他们在日本人中被称为民族干事或政治干事。

但是，浅野等人只承认日本战败，对侵略战争却毫无反省之意，说是因为指挥上的错误才吃了败仗。他们一到一起就背诵《军人敕谕》，悲愤慷慨，对反战士兵的话根本听不进去。他们在公共场合虽不敢讲，但对熟人则暗暗叮嘱“军人投降敌人，真是无情无义之辈。他们那一套，我们不能听”。

决定命运的消息

到了九月，集中在北安的日本人的遣返工作开始了。病人和老人被优先编入第一批，首先回国。浅野等人被列入第二批回国人员名单并做好了准备。火车也按时到了。就在即将出发之前，浅野从中国人口中听到了奇怪的消息：

在东北的南部地区，国共两党军队开战了，列车不去沈阳了。列车照旧开，不过听说途中要转向煤矿方向。浅野等人彼此商量了一下，决定暂不上那列遣返列车，留在当地看看再说。浅野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对日本的情况不了解，何况列车开往方向不明，不能盲目上车。事后得知，列车经过哈尔滨后，未去沈阳，而是向左拐去了鹤岗煤矿。那些原以为上车后便可回国的日本人，一到鹤岗才知道自己成了留用人员，要当矿工。上当了，大家很生气。在那动乱时代，难以得到可靠的情报。浅野他们就凭道听途说的消息，做出了临时决定。而这一决定，改变了他们今后要走的道路。

基于上述似乎是出于本能的决定，浅野等人没去煤矿，留在了当地了。但他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生活上的不安定，拣砖头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时，那个反战士兵的话又重新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之中：“八路军需要医疗技术人员，能帮忙吗？”对这种请求，当时他们没心听，但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虽说‘共匪’不好，但为了长远之计必须忍耐一下。总之，先试着找个工作。”

原来北安陆军医院的麦仓元军医（北海道人，现在札幌市自营妇产科医院），当时已在北安西郊的克山医院工作。浅野等人尊敬麦仓，希望能和他一起工作，便通过麦仓打听工作门路。八路军的答复是：“内战已经开始，你们能否回国现在不好说。而我们现在急需人才，请各位务必协助。”在麦仓的劝说下，浅野等人于一九四六年九月正式到克山医院工作。这家医院是东北民主抗日联军西满军区领导的医院。当时，同入这家医院的，除了浅野，还有青木章（东京都人，现自营医院）、池田敬（新潟县人，已故）、

户井田三郎（东京都人，现自民党议员）、野村士（东京都人，现为医院医生），五人都是原日本陆军卫生军士。

参加八路军——在克山医院的日日夜夜

克山医院共有五十人左右（含炊事员和杂工），其中有数名日籍女护士（原日军随军护士）。医院的主要任务是为在松花江畔与国民党军作战负伤的官兵和当地传染病患者治疗。浅野等人，原是卫生兵，到这个医院后主要给麦仓医生当手术助手，并为产妇做剖腹产手术。在这个偏僻的城市，克山医院成了内科、外科、妇科兼有的综合医院。后来，麦仓调到其他医院工作，又调来了军医宇野泽胜民（现在千叶县铈子市，自营医院）。

当时，他们还不会讲中国话，语言成了生活和工作上的重大障碍。冲绳出身的H，帮助解决了这一问题。H早在日本统治满洲时就是“协和会”的成员，并在特务机关工作。他精通俄语和汉语。他被苏军俘虏后，在去西伯利亚的途中患了肺结核，后被送到克山，与浅野等人同在克山医院工作。他充分发挥了在工业专科学校学到的技术，当了X光透视技师，同时担任翻译工作。

他们刚到医院时，都以为中国方面要对他们“洗脑筋”，使之变为共产主义者。这是他们最担心的。但后来，中国方面并没有对他们进行强加于人的思想灌输。这时，H首先采取迎合八路军的言行，引起了浅野等人的警惕。有人考虑到H过去的经历，认为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总有一天H要投靠八路军。”但是，通过平时与八路军官兵的接触，他们脑子里所固有的“共匪”的印象逐渐消失了。就在这个边远的城市里，浅野在与八路军干部的接触中不知不觉地

了解了八路军的本质，并开始对八路军刮目相看了。他通过亲身体验，了解了八路军的作风，知道了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是在孜孜不倦的学习和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还从八路军干部那里学会了“和风细雨”这个词。“和风细雨”是当时教育干部的口号，意思是，待人要象春风那样温暖，言行要象春雨点点滴滴地滋润大地那样渗透到人的心中。八路军干部把它作为实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之一而努力不止。

“共匪”的印象逐渐消失

这些日本人对八路军有很深的成见。后来，他们通过与留在北满并参加了八路军的日本人交换情况，逐渐消除了成见。一次，一个在克山医院工作的日本人去齐齐哈尔出差，碰到了一个为师长开车的日本人。这个日本司机说：“我不喜欢共产主义。但那位八路军师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相信他。”问其原因，他就把自己的亲身体会详细地讲了一遍。在外部消息闭塞、生活平淡的边远地区，这次谈话的内容成了重要消息。

宇野泽来到克山医院接替麦仓的工作之后，曾经出席了在齐齐哈尔召开的北满日本人代表会议。会议期间，八路军干部对日本人发表的讲话，给宇野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宇野泽回医院后告诉浅野：“会上听了日本人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讲话，讲得很好。他曾留学早稻田大学，日语说得很不错。他讲话的内容过去我连听也没听过。他批判天皇制，我在思想上接受不了。但他讲的希望日本人协助八路军的理由还是站得住脚的、有道理的。”宇野泽的话，对他们认真思考与八路军的关系有很大帮助。

这个日本人管理委员会主任，正是后文中经常提到的赵安博。他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率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和八路军战士自延安出发，一九四六年四月到达齐齐哈尔，协助八路军做在华日本人的安置和遣返工作，并为八路军物色合作者。后来，他到了沈阳，得到了菅沼不二男（原日本共同通讯社记者、日中旅行社社长，一九八三年七月病逝）和池田亮（曾在外文出版社工作，一九六三年死于北京）等日本人的支持和协助，负责出版发行面向在华日本人的报纸《民主新闻》。

浅野等人身边还有一些活教材，促使他们改变对八路军的看法。其中之一就是医院院长王海棠。他平时经常征求日籍医务人员的意见，问他们对医院的管理有何要求和建议，对日本人的生活关怀备至。每逢出差回来他总要到日籍职员那里看看，问候大家说：“这段时间因外出工作不在家，你们大家都好吗？”日本人都称他是“和风细雨的活典型”。

对浅野个人来说，克山医院时代还有一件难以忘怀的事情。一九四七年九月，他准备和北安和平医院的护士大竹菊枝结婚。但在军队医院，两人住在一起需要中方的同意。两人决定结婚之后，浅野去找医院的政治委员，希望“将大竹调到克山医院来”。问到理由，浅野说是要结婚。没想到，政委不仅表示祝贺，还问了什么时候举行仪式等细节问题。当时浅野有些不安：“怎么问得这么细，会不会出问题？”但是，这不过是浅野的多虑而已。政委之所以仔细盘问，主要是考虑如何祝贺他们的婚礼。两三天后，政委说：“同意她调动工作。结婚仪式的准备工作由我来办，你尽管放心。”

结婚那天，为他们租了克山城第一流的饭店。新郎新娘和参加婚礼的人们，自医院乘马车去饭店。新郎新娘离开医院时，医院全体人员向他们抛撒米、粟表示祝贺，以代替日本习惯用的花瓣纸。主婚人是政治委员。仪式本身很简单，没有日本式的交杯换盏之礼，只是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盖章而已。新娘穿上了院长夫人为她借来的洁白的婚礼服和当地传统的妇女服装——旗袍，浅野感到她比往日漂亮多了。中国干部并不把他们这些战败国的军人当作俘虏，而是以礼相待。说到结婚，尽管是简朴办事，但医院是全体出动，衷心祝贺。这时，浅野激动了，一股热流涌上了心头。

尽管如此，他们与八路军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简单地融洽起来。用浅野的话讲，遇事要多打几个问号。他们还在观察八路军的态度，同时盼望早日回国的念头一天也没有打消过。他们表现得很冷淡，不好对付。只要有机可乘，他们就会给干部出难题。其中，最好的材料就是伙食差别。

就伙食差别提出要求

在八路军内，伙食分为小锅灶、中锅灶、大锅灶三种。所谓小锅灶，是团级以上干部专用的特别灶，中锅灶是为营级干部服务的，大锅灶则是一般干部战士的伙食，两菜一汤，比较简单。在克山医院工作的日本人中，除麦仓和宇野泽吃中灶外，其他人都吃大灶。浅野等人则抓住这一问题不放：“你们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为什么在伙食上分等级区别对待呢？这不是不公平吗？为什么让我们吃大灶？”对此，政治委员苦笑着回答说：“干部职务越高责任越重，

身心消耗越大，所以应该吃得好一些。你们知道纸烟的分配方法吧，越是高级军官分配得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接触的人多，比下级军官需要量大。”政委问他们是否听明白了，浅野等人似懂非懂，总觉得好象被人以花言巧语蒙骗了似的。但是，只要把日军的生活和八路军比较一下就不难明白：在伙食等生活待遇方面，八路军军官和士兵的差别很小。这是不可否认的。而且八路军内只是军纪严格，并不存在身份高低的差别，官兵之间一团和气，彼此就象朋友一样平等相待。对于浅野等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浅野夫妇住在医院的宿舍里。一九四八年七月，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他们身居异国，感到不安和焦虑。但日益激烈的中国内战并没波及到这北国的边缘，他们的日子是安定的。由于浅野等人协助八路军工作，中国方面许诺优待他们。的确，日本人的工资相当于中国职员的两倍。在当时物质不足的情况下，虽然没什么可买的，但日本人过着比中国人优惠两倍的生活这却是事实。浅野又是国家公职人员，上班时间和工作任务都是固定的、有规律的，因此，他的家庭生活完全是自在的。当时，户井田三郎等人也结婚了。所以，日本人之间的家庭来往也开始了，精神上也比较安定了。就在这时，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他们突然接到医院南迁的命令。

消息闭塞的浅野等人，对两三年来形势的发展几乎一无所知。东北地区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依靠美式的现代化装备，大举进攻东北。对此，共产党采取了战略退却的方针，以调整部队，进行准备。在松花江和四平附近，他们以游击战引诱、消灭敌人，消耗敌军实力，同

时努力扩大和加强党和军队的群众基础。这样，共产党军队的实力大为加强，而国民党军的势力开始衰退。一九四七年九月，共产党军队全面转入反攻，把敌军赶到长春、吉林、四平、沈阳、锦州城内，分割包围，个个歼灭。浅野他们接到医院南迁的命令时，东北地区已经解放了。在这里参战的解放军，为解放全中国大陆，浩浩荡荡地挥师南下。

二、越过万里长城

向兴城进发——军队的改编

满载着八路军部队和克山医院有关人员的列车，经过齐齐哈尔，上洮昂线，一路南下。下达出发命令时，浅野等人一再追问政委到哪里去，有什么任务。可能因为是军事机密，政委什么也没说。怀抱着婴儿的浅野夫妇，心中充满了不安。他们知道，事到如今，脱离部队医院返回日本是根本不可能的。其他日本留用人员的想法也大体相同。大家决定听天由命，于是全部乘上了南下的列车。最后，列车停在锦州和山海关之间的兴城。部队在兴城停留一周，并进行了改编。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根据国共合作协议，于一九三七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同时，遍布在长江一带八省开展游击战的各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与八路军协同，参加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北。为此，进驻东北的一一五师和新四军之一部，

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与东北地区的反满抗日游击队联合，组成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东北的解放战争。随着内战的开始，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将长城内外的部队统一编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设在延安。东北地区的部队，则在十二月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准备进入大反攻阶段，最后解放全中国。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部队新编制，将部队分为野战军、地方军和游击部队。由此，诞生了第一野战军（解放大西北部队）、第二野战军（解放华北部队）、第三野战军（解放华东部队）和第四野战军（解放东北部队）。

浅野等人到达兴城时，全军正在进行上述改编。克山部队医院被编入第四野战军第五后方医疗队，属于第三十九军。该队共三百人。在军队改编的紧张过程中，浅野等人感到真的要打仗了，于是又不安起来。他们意识到，今后的情况将与两年多来在克山医院的安定生活绝然不同。他们通过与中方联系的H向部队负责人提出了四个问题：第一，到哪里去？第二，行军的手段是什么？如果徒步行军，一天要走多少公里？第三，最终目的地是哪里？何时才能回国？第四，家属怎么办？就浅野而言，最担心的问题是怀抱婴儿的妻子怎么办。当时他的女儿才三个多月，如果乘火车或卡车还可对付；如果徒步行军，他们就无法同行。

对此，中方的回答很简单：第一，为打倒国民党军队需要南下，具体地点不能讲；第二，行军靠两条腿，一天走八十华里；第三，一直进攻，直到蒋介石军队全部崩溃；第四，家属与军队一起行动。不过，不必担心，因为有家属的中国军队干部也是如此。作战行动需要保密，不能具体回答，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令浅野吃惊的是以下两点：